

烟火人间

浸染秋色的屋顶

■马海霞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家获批了宅基地。周围邻居一共有11家，家家都统一规划，盖了平屋顶的房子。这种平屋顶有效解决了晒庄稼的问题，再也不用去场院和马路上晒粮食了。

庄稼收割回家，直接运上自家屋顶。我们小孩子是屋顶上的常客，没事就被父母赶上去，当稻草人吓唬麻雀。

我家有架木梯。但我上屋顶从不爬梯子，我都是踩着鸡窝爬到院墙上，再从院墙爬到饭棚上，再从饭棚爬到平屋探出的水泥雨搭上，最后从雨搭爬上屋顶。虽然过程繁琐，却比木梯安全。

一同陪我爬上屋顶的还有小画书、收音机和水。我坐在一屋顶粮食中，边玩边当稻草人。待邻家小伙伴也爬上自家屋顶，看到我了，便来我家屋顶集合。虽然聚集在一家屋顶，但自家的也能兼顾，有麻雀落下啄食，站起来拍拍手掌，大喊几声，胆小的麻雀便被吓跑了。若遇到顽固的麻雀，就得敲脸盆吓走它们了。

除了吓麻雀，我们还负责翻晒粮食，一天翻晒几次。待下午父母回来后，帮着他们将屋顶的粮食装起来。以免夜里被露水打湿，自此一天的活儿才算完。

当然，有时不等父母回来，天气突然转阴，有下雨的征兆，我便赶紧将粮食堆起，用塑料布盖上。

最恼人的是雨并未如期而至，刚盖上粮食，天空又冒出了太阳，我就得重新摊开粮食。但这样的天气总是少数，多数时候还是晴空万里，我们大可优哉游哉。

坐在屋顶上也是一场旅行。天有多高，旅行就有多远。看，一朵一朵的白云，形态各异，映衬在蓝天下。我们用眼神和天握手，和白云拥抱。

站在平屋顶上环视四周，每家的院子都是一幅风景画；前边邻居家的石榴树挂满了红红的果实，后边邻居养了半院子的花儿，一只花猫趴在右边邻居家的自行车座上，睡得正香。

再极目远眺，远处群山巍峨，满眼尽绿。山下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地，依然有庄稼未收割，像群士兵挺立着，等待农人的检阅。菜地里，红彤彤的辣椒挂了一树又一树；南瓜藤上睡着几个老南瓜，一朵大黄花从绿藤中挺起腰身，气势赛过了牡丹，真是美得说不像话……

那时，家里孩子多，房间少，屋顶还是最好的会友谈心之所。可以避开父母，避开兄弟姐妹，到屋顶上去高谈阔论，可真是惬意呀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邻居家燕燕的大哥交了个女朋友，燕燕大哥竟领着女朋友爬上屋顶。

他俩在屋顶上剥花生，剥呀剥呀，剥了一下午，到晚饭时间了也不下来。燕燕想爬上屋顶喊他俩吃饭，被燕燕妈一把拉住，说，别打扰，他们饿了自然会下来。结果两人一直剥到晚上九点，才从屋顶回到屋里。

后来，我们小孩子才明白他俩哪里是剥花生呀，那是在谈恋爱呢！认识不久的青年男女，屋顶的确是互相了解的好地方，人一登高，心门也打开了。

屋顶晒秋，晒出了很多的乐趣和梦想。小孩子在屋顶的秋色中渐渐长大，计划着日后有一天能跨越山跨越水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一个又一个的“白日梦”在平屋顶上生长蔓延。

后来旧村改造，房子越盖越高，再不见哪家在屋顶晒粮食了，只能在回忆里遥望那片屋顶的秋色。

如今游走半生，心累时，最想爬上老家的屋顶，晒秋，晒自己。

生活手记

梨树

■杨钰珍



我家院里有一棵老梨树。在我心里，它不仅仅是一棵树。

每到春天清明节前后，春风浩荡时，梨树像听到春姑娘号令似的，一夜之间，枝头“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葩堆雪”。那缕缕芳相似似，若桂若檀，萦绕在院子的角角落落。

此时，母亲端一方小木凳坐在树下，或缝补衣裳，或纳鞋底，我也从里屋搬个小马扎，依偎在母亲身上，听她讲狼外婆、白蛇传的故事。每讲完一个故事，母亲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那句：做人啊，要向这梨花学习，清清白白。我似懂非懂地“嗯嗯”应答着。

盛夏到了，狂风暴雨后，梨树下总会掉一些小青梨儿。母亲弯腰一枚枚捡起来，她指着半簸箕青梨对我说：“这些受不了风雨摔打的梨儿，早早地从树上凋落，味道又苦又涩，连猪都不吃，只能混在粪堆上当肥料。做人啊，可别跟这些梨儿学，一经风雨就轻易出走当逃兵，这样的人，怕是一辈子一事无成啊。”

秋天到了，梨儿经过高温酷暑的暴晒、煎熬，褪尽青涩容颜，古铜色的外表下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”。食之，皮薄如纸，咬一口，甜得像喝了一碗用冰糖冲泡的甘泉水一样。

此时，天高云淡，秋风起，我偶尔口干舌燥，咽喉肿痛，咳嗽少痰。母亲说，这是秋燥。她将梨子削皮切块，加入水、陈皮、红枣、枸杞、冰糖同煮。我边吃她边说：“做人要像梨子一样，要甜美滋润、温厚纯良，别让与你交往的人时时感到焦躁、郁闷，要做一个水灵灵、香甜可口的妻子。”

梨树像个智者，年复一年地挺立在院里，启迪感悟着我，给我惊喜和浪漫。而经常坐在梨树下的母亲，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人生导师，总是给我爱与希望。

在晚春的一个夜晚，母亲的生命像梨花一样凋零了。那晚，我在梨树下哭得肝肠寸断，惨白惨白的月色像梨花瓣一样凉寒凄冷。空落落的院里，除了母亲的小板凳，就是那铺了一地的梨花瓣，清清冷冷，哀凄凄绝。

母亲在梨树下对我说的话，成为我一生的支撑。每每遭遇艰难困苦或悲伤恐惧，我都默默忍耐，慢慢坚持，等待光明美好的到来。母亲是希望我的人生像梨花一样香得清雅高洁，像梨子一样水灵灵、甜丝丝、爽脆可口。

我的草木芳邻

■李艳霞

终于有了机会，要返回山中的家住上一段。我有那么多草木芳邻，每天拜访它们，乐意得很。

我的芳邻们朴素真实，素面朝天生自然天成，虽不善言辞，但它们的语言我都懂。沟通毫无违和，而且很愉悦。我去串门不用敲门。它们天天开着门，在大自然界里各自成长，和谐相爱。

大门外那棵高大的白杨估计已经长到了七八十岁，枝繁叶茂。相比于人类的年龄，它完全没有老态，是我的老邻居。我出生时它就在，现在看起来仍然风华正茂。风吹过来，叶子精力充沛地“刷刷拉拉”歌唱。

粉红的蜀葵花是我漂亮的小邻居，一夜过后，又开了三朵。月季和指甲草花也都比昨天多开了好几朵。真不知它们在我睡着的时候，经过了多少次努力，才绽放了自己。它们一句客套话都不会说，只会借着晨风对我微微摇摇手臂。我喜欢这样打招呼，因为我也喜欢客套。

谦卑匍匐在地面的车前草，稳重地结出像小谷穗模样的一串籽。车前，车前，念着车前草的名字，忽然对这个邻居有点心疼，同时感觉车前草这个名字充满了悲壮的意味，眼前便浮现出车辙马蹄萧萧的场景。车前草，像一个徒步而行、无所畏惧的兵卒。它本身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整个身体都可以入药，明目祛火，治愈疾患。

蒲公英和车前草一样普通，但是比起来，蒲公英则显得通透聪明。花儿金黄惹人眼，偶尔也引得我另外两位邻居——美丽的蝴蝶小姐和勤劳的蜜蜂女士，落上去问个好。蒲公英内心是有梦想的，借助一个小女孩嘴角吹起的童真，或一阵风的力量，就可以拥有一段自由飞翔的旅程。落于哪儿都能开拓一个新地盘，树下、河边、土垠、田埂，到哪儿都能安家。

一大片竹林是不俗的邻居。这些竹子身姿秀拔挺立，令我非常羡慕。几竿竹子站在一起，随风摇动，把阳光揉碎，满地都是。落下的竹叶铺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柔软舒服。竹子最上面的叶子最青最嫩。路过竹林时，掐一把回去，洗了，丢锅里煮个十几分钟，水就变得碧绿碧绿。盛到碗里，撒一勺白糖，败火生津。

后坡就是门后的小山。其实山也不小，只是门后的略低了点，一直绵延到南边的群山。出了后门，就是上山的小路，五六步就到了山上。北边，当年父亲砍去了灌木，除去了一人高的杂草，开垦出来一整面坡的地，种上了芝麻、花生、黄豆、玉米，又嫁接了板栗、核桃、苹果、柿子、甜梨等树。

秋天，我最喜欢偷偷上去，检阅花生熟了没，核桃熟了没，柿子熟了没。第一个熟的那个果子，必是我悄没声息吃掉的。等到差不多整棵的果子都熟了的时候，我就会常常抱一本书坐到树下，一边啃果子一边看书。在树下坐着时，便看见许多蚂蚁邻居进进出出地忙碌着。

四周的山围着村庄。它们沉稳、浑厚、亲切，是我可亲近、可依赖的邻居。夜晚，星辉洒下来，月光洒下来，山色朦胧，我跟我的芳邻们暂时告别，明天继续我的拜访。



【荷塘往事】

老家在农村，荷塘是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荷塘很大，站在曲曲折折的荷塘边沿，放眼望去，满是一片翠绿。一阵风吹过，碧绿的荷叶似波浪翻滚，露出或白或红的荷花来。很多次，我都梦回荷塘，因为荷塘盛满了我童年的记忆。于是，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常常想起荷塘往事。每年夏天，故乡的荷塘，总有一朵花为我盛开。  
——王丽

【优雅老去】

附近有几条老胡同，保存着不少完好的老式四合院。鱼鳞瓦、灰色的墙、红漆大门，古色古香，散发着岁月温厚的光泽。胡同两旁疏密有致地站立着枝繁叶茂的老树，默默地铺下绿荫，很是清幽宁静。我喜欢去胡同里散散步，看看那些沉静的被光阴打磨过的风景。  
——耿艳菊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品茶】

喝茶之事似乎也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。透过玻璃凝望水中那些绿色的芽尖，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对窗外的山野自然的想象。想象万树萌芽，想象雨露云雾，想象日出日落时的大片大片的绿色世界。刹那间心旷神怡，万虑尽消；轻啜一口，回味那份甘醇鲜美，虽身外有喧嚣红尘，也只剩得安宁沉静。  
——李胜利